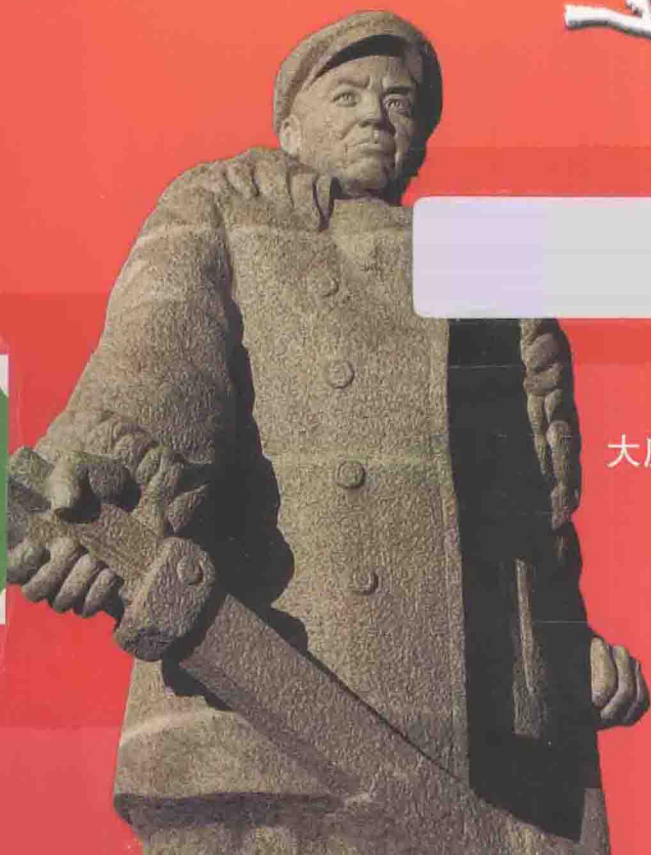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书系

# 铁人 王进喜



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 编

许俊德 /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书系

# 铁人 王进喜



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 编

许俊德 /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人王进喜/许俊德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206-09894-9

- I. ①铁…
- II. ①许…
- III. ①王进喜(1923~1970)—生平事迹
- IV. ①K8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7286号

# 铁人王进喜

主 编:许俊德  
策 划:王 新  
责任编辑:刘文辉 刘 学 封面设计:张 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1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894-9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继承铁人中国梦 再铸大庆石油魂

2013年10月8日，是铁人王进喜诞辰90周年纪念日。继承铁人的中国梦，是我们对铁人的最好纪念。

铁人王进喜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人，他总是把自己的梦想与祖国石油事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铁人的梦想勾勒出了他人生的基本轨迹，是他终生报效国家的不懈精神动力。

铁人的一生是不断实现中国梦的一生，铁人精神是不断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回顾铁人王进喜的一生有三个大的梦想。

第一个梦想是1958年在玉门油田，铁人带领他的钻井队，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奋斗目标。经过全队的艰苦奋斗，不仅实现了高速优质钻井，带动了整个钻井事业的发展，而且带出了一支钢铁钻井队，从此成为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第二个梦想是在大庆石油会战期间，铁人提出了“拼命拿下大油田，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奋斗目标。在这个期间铁人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经典故事”，留下了许多充满哲学智慧的语言，留给了我们永远值得珍重，永远需要传承的铁人精神；铁人的第三个梦想是他1965年7月，在石油工业部第二次政工会上作了《为石油事业艰苦奋斗一辈子》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铁人是个实干家。他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大庆油田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思考了很多，更主要的是身体力行、积极实践做了很多。铁人的梦想富有传奇色彩，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生命中充满着无穷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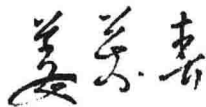
大庆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继承铁人的中国梦，就是把中国的石油工业不断推向前进。大庆油田公司四届一次职代会暨2013年工作会议吹响了“4000万吨硬稳产、油气重上5000万”号角，细化完善了“三个建设”的“两步走”规划和“四个保持”的具体内容，明确了2013年的重点工作。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统领，以《大庆油田可持续发展纲要》为指导，向“4000万吨硬稳产、油气重上5000万”目标进军，是当前和今后的首要政治任务。继承铁人的中国梦，就是要把弘扬铁人精神与宣传贯彻实施《纲要》相结合，坚定永续辉煌的共同理想，营造永续辉煌的良好环境，凝聚永续辉煌的强大力量，推进永续辉煌的伟大实践。中国梦，是中国人对伟大目标的向往。我们大庆人就是要像铁人当年那样，不断设定自己的目标，不断向这个目标前进。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是大庆人的精神家园和精神根脉。继承铁人的中国梦，必须绵延我们的精神根脉，建好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也更是我们大庆人的精神高度。在这个精神高度中最为根本的是积极清醒的崇高价值追求。“打井是他生命中的一切”，这是陕西作家李若冰对铁人王进喜崇高价值观的高度概括。“住井”是铁人这个钻井队长的基本工作方法。“井是他的家，油是他的命”，国家石油事业的发展就是铁人的崇高价值追求。我们有了这样的崇高价值追求，我们的队伍就会富有凝聚力和创造力。我们就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把国家的利益

举在头顶上，把面对的困难踩在脚底下。

我们大庆人在石油会战时期就提出，一个人要有志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民族要有民气。这“三股气”是大庆人永远艰苦奋斗之气，永远青春年少之气，永不懈怠之气。这“三股气”是与大庆的山川、湖泊永远同在的特有的大庆的地气。继承铁人的中国梦，不断开创我们的事业，必须永远接通这个地气——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继承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老一代石油人留给我们的那样的一种工作劲头，那样的一种工作精神。今天的中国，跟铁人王进喜所处的那个时代比，环境变了，条件好了，生活富裕了，思想多元了，利益诉求也不同了，但凝聚力量更需要铁人那种劲头、那种精神、那种品格。铁人精神是我们永久的财富。

铁人的中国梦，是快快发展石油工业的梦，是振兴国家的梦，是为了国家富强忘我工作的梦。继承铁人的中国梦，就是要坚持以铁人精神保稳产，努力实现“高效益、可持续、有保障”的“稳四上五”新目标，肩负起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重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就是大庆石油人的责任和使命。

The image shows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reads '姜彦素' (Jiang Yansu).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calligraphic style.

(大庆油田党委书记)

2013年7月19日于大庆油田

# 目 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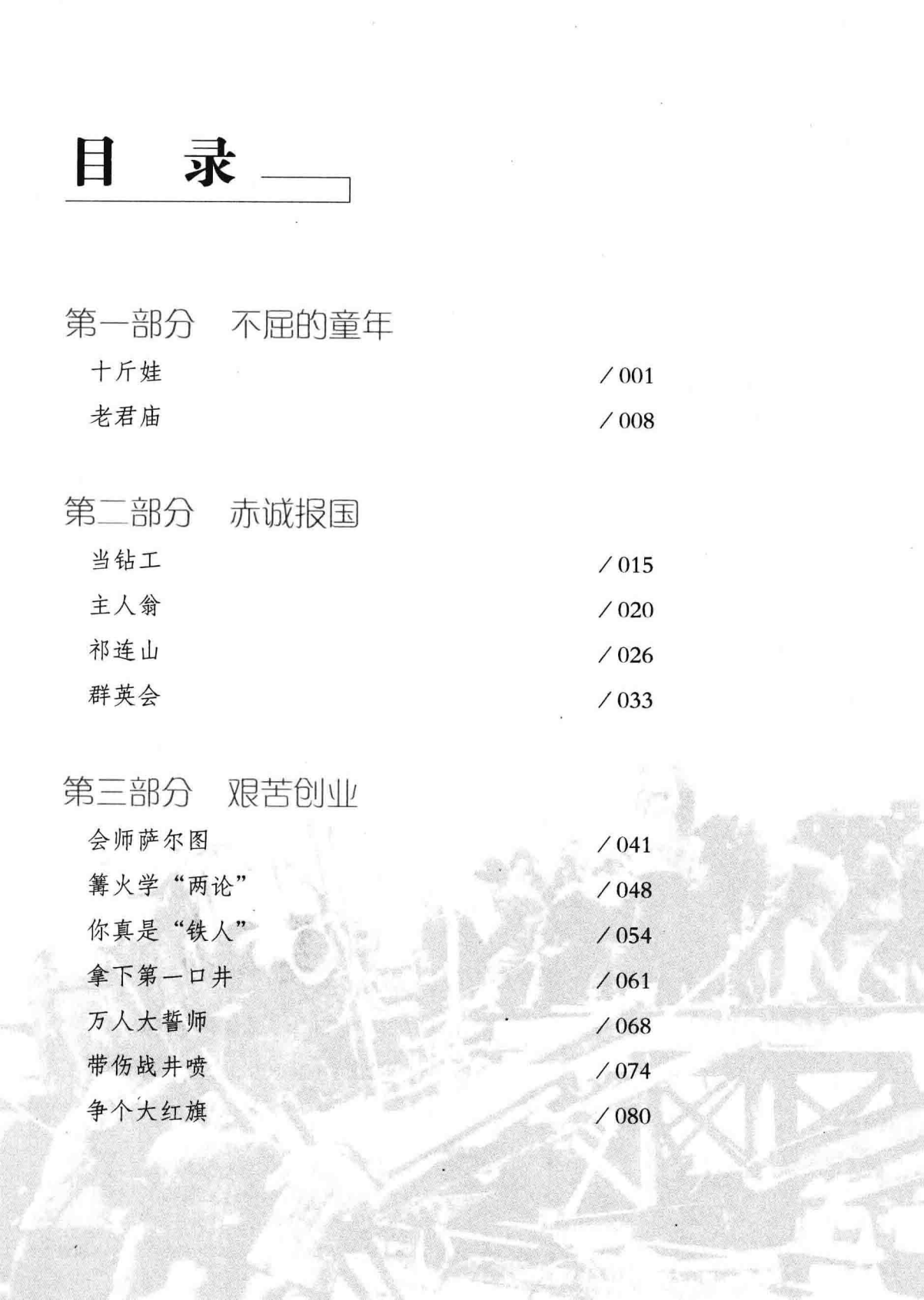
## 第一部分 不屈的童年

- 十斤娃 / 001  
老君庙 / 008

## 第二部分 赤诚报国

- 当钻工 / 015  
主人翁 / 020  
祁连山 / 026  
群英会 / 033

## 第三部分 艰苦创业

- 会师萨尔图 / 041  
篝火学“两论” / 048  
你真是“铁人” / 054  
拿下第一口井 / 061  
万人大誓师 / 068  
带伤战井喷 / 074  
争个大红旗 / 080
- 

## 第四部分 科学求实

- 勇挑重担 / 087  
学以致用 / 095  
握住质量 / 102

## 第五部分 无悔奉献

- 本色不变 / 111  
白手起家 / 115  
廉洁自律 / 124  
兄弟情深 / 130

## 第六部分 鞠躬尽瘁

- 夹尾巴做人 / 141  
人均半吨油 / 146  
“文革”风暴中 / 149  
要解放干部 / 159  
乐观斗病魔 / 168

## 第七部分 精神永存

- 铁人精神 / 179  
精神的力量 / 183



# 十斤娃

## 1

1923年秋，霜降之后的塞外大地一片苍茫，废弃的玉门关笼罩在风沙中，被岁月的烟尘一点点覆盖着，而关外的白杨树却在风沙中傲然挺立，向世人昭示着生命的顽强。

10月8日，农历八月二十八，这一天是一个双日子，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王家屯（今赤金镇和平村）村口的王金堂家，在清晨传出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给这肃杀的秋天增添了一丝喜气。30岁的男主人王金堂平时就不善言语，如今老婆何占信给他生了个儿子，高兴得他只顾搓着手，在屋里来回踱步。

按照民间风俗，但凡是双日子，就是好日子，就是适合办喜事的日子。婴儿的出生，让这个贫穷的家庭暂时忘却了贫穷的烦恼。毕竟，在古老的中国，添丁增口预示着人丁兴旺，是家族繁衍的前提，是一家的大事，更何况这所添之“丁”又是个男孩子。

西北的秋天昼夜温差大，清晨的天气阴冷。婴儿出生后，要用秤称一下重量。王金堂到邻居家借来一杆秤，找来一件破旧的衣服给婴儿裹上，放进一个芨芨草编织的筐里。秤钩子挂到筐上，小心翼翼拎起来，秤砣平衡的地方正好是“十字星”——整整十斤。王金堂觉得这个整数很吉利，咧着嘴嘿嘿笑着。接生婆王三婶却说，这孩子太瘦了，这个筐就得有四斤多，孩子都不到六斤哪！我接生的孩子没有低于七斤的。

王金堂无语。媳妇怀孕后，一直靠喝糊糊粥撑日子，胎儿又怎能长到七斤！

在农村，孩子出生有个小名，也叫乳名，这个名字一直叫到孩子长大念书，教书先生再给起个学名，也叫大名。刘三婶提了几个名字，王金堂都不满意。他说，既然孩子和筐加一起十斤，干脆就叫“十斤娃”吧。“十斤”就是“拾金”，拾金子的娃，期盼这孩子将来长大了能给王家带来一些财运，让日子好一些。媳妇也觉得“十斤娃”这名字好，吉祥。

媳妇何占信 1896 年出生，是晚清乡绅何尚德的第七女。虽然没有念过书，但从小耳濡目染，受父亲的影响，会背诵《千字文》、《百家姓》和一些秦腔唱本等，能讲“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从军”等一些历史故事。

十斤娃，王金堂的长子，从出生那天起就寄托着王金堂一家的希望。

王金堂的祖籍是陕西省同州府大荔县焦家村。从十斤娃起往上推五代，大约是清道光年间，十斤娃的祖辈迁到河西赤金。迁徙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清政府“引民开发”的政策，也许是逃避灾荒，也许是生活艰难。据史料记载，赤金堡最早在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即为酒泉郡玉门县地，沿革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设赤金所，解放后历设赤金人民公社、赤金乡，1985 年撤乡建镇。

赤金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北麓，石油河（古称鸦儿河）从境内流过。王进喜的先祖们来到赤金以后，辛勤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过几辈人吃苦耐劳的努力，到王进喜祖父王博学这一辈儿当家时，王家已经积累了上百亩的土地，盖起了多栋房屋，还开起一处叫“壹园堂”的当铺。但是好景不长，同治年间，河西地区发生了兵变和回民出走，引起匪患。土匪袭击了赤金，把王家洗劫一空，然后放把火烧个精光。“贼打火烧当日穷”，被打成重伤、烧坏双眼的王博学只好变卖地产还债和度日。到 1894 年王进喜的父亲王金堂出世时，王家已经彻底衰败。待十斤娃降生时，王家只剩下十几亩沙土地、三间破草房，这在当时的河西已是赤贫。

十斤娃一出世，面临的就是贫穷、饥饿和寒冷！

## 2

1929 年，6 岁的十斤娃到了念书识字的年龄，但贫寒的家庭条件已经使十斤娃失去了念书识字的资格。有一天，东大庙村的私塾李先生路过赤金，因为和王金堂熟悉，又得知他的儿子十斤娃已经到了念书的年龄，顺便过来看看。李先生从王金堂那无奈的脸上读懂了一切。

为了打破尴尬，王金堂请李先生给十斤娃起个大名。李先生问了十斤娃的生

辰，按照其堂兄王进财的辈分，建议叫王进喜。因为十斤娃出生那天是个双日子，是个吉祥的喜日子。堂兄“进财”、十斤娃“进喜”，都寄托贫穷人家的期望。

王金堂很高兴，答应李先生，一旦家境好转，一定送王进喜去他那里念书识字。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新生的政党，还比较弱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被沉重的“三座大山”压迫着。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革命愿望，但太软弱。而受美、英、法、德、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左右的各派军阀各踞一方，常年混战，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春风不度”的塞外，封闭而又落后，盘踞甘肃、青海一带的地方军阀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如狼似虎；而在赤金这块小小绿洲中的大地主张武寅、黄汉青，仗着有钱有势，养着一帮恶奴走狗，整天鱼肉乡里，为非作歹。

王金堂家其中的五亩地与黄汉青家的地紧挨着，黄汉青为了让地连成片，设计霸占。他故意让家丁赶车从王金堂地里过，故意放牲畜到王金堂的地里啃吃麦苗。王金



王进喜故居

堂带着十斤娃躺在地主的牛车轮下，阻挡他们。黄汉青叫来保长，以“妨碍公务罪”诬陷王金堂，把王金堂送进了区公所的牢房。哭喊着的十斤娃望着被抓走的父亲，内心虽然害怕，但仇恨的种子也在萌芽。三十七岁正血气方刚的王金堂，哪受得了这个气。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烈性子王金堂急火攻心，两只眼睛红肿得有桃子一般大，三天后左眼珠冒出眼眶，右眼化脓。为了筹款赎回王金堂，家里不得不按照黄汉青的条件，廉价地把地卖了出去。三个月后，王金堂被托人赎回时已经双目失明，到家便一病不起。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十斤娃的母亲何占信的肩上。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是个天灾不断的年份。史载，这一年的玉门，春季大旱，又遇冰雹袭击；夏季瘟疫流行、蝗虫肆虐。秋后，王金堂家剩余的几亩薄地颗粒无收，一家人顿时面临生活的绝境。不得已，双目失明的王金堂让6岁的十斤娃用一根拐棍牵引着，加入了赤金外出讨饭的饥民大军中。

灾后的赤金，一片凋敝，满目凄凉。十斤娃和父亲王金堂一大一小瘦弱的身影，在乞讨的队伍里，显得那么渺小。十斤娃目睹了父亲受欺辱的过程，虽然只有6岁，但他已经明辨了人间的善恶。他小心翼翼牵引着父亲挨家挨户地讨饭，甚至像个小大人似地护着父亲。有一天，爷俩来到一个高门大户的人家，大门洞里忽地蹿出一条大黄狗，扑向十斤娃，在小腿上咬了一口。父亲悲愤地说：“十斤娃啊，人穷狗都欺负啊……”

“6岁讨饭挨狗咬”的记忆深深印在小进喜的心里，也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社会所受到的教育，贫穷和饥饿是人生第一课的全部内容。

### 3

为了养家，父亲不得不下地劳动甚至出劳役。对失明的父亲来说，非常之艰难，甚至遭罪。收麦子的季节，父亲常常被镰刀割破手指。秋收之后，穷人就要出劳役。父亲尽管残疾，也不能免除。一天，伪保长来到王进喜家，要王家出一个劳役去地主刘留奎的面粉坊帮助磨面。妻子何占信说，俺家男人都看不见了，怎么磨面啊？伪保长说，这是给马鸿逵的兵营加工面粉，每家都得出劳力。看不见没关

系，那就踏箩，不用动地方。

一连几天，王金堂从天亮开始走进刘留奎的面粉坊，上了架子就双脚不停地踏，一直踏到天黑为止，直踏得王金堂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天黑前小进喜前来接父亲，望着那踏上踏下的双脚，每一下几乎都踏在孩子的心上，小进喜恨不能快快长大把父亲替换下来。

挖河沙、修公路、打土坝等其他苦役，王金堂同样躲避不过去。这年夏天官家修石油河的关沟坝，王金堂也被逼上工地。可是他实在干不了什么活儿，不讲理的工头就强迫王金堂跪在沟沿沙地上，把一根大木头放在他的肩上扛着，作为不能出劳力的惩罚。早晨压上，收工后取下。头上是炎炎烈日暴晒着，膝下是滚烫的沙土炙烤着，一天下来王金堂感觉身体像散了架一样，瘫倒在地上。王进喜见了，好似那根大木头就压在自己肩膀上，压到胸膛里，压得心滴血。父亲的悲惨，在王进喜幼小的心灵烙下深深的印痕。他扶起父亲，内心暗暗使劲儿，一定要帮父亲多干活儿，努力减轻父亲的负担。

1932年，军阀马步芳建起羊毛厂，征收羊毛加工军服。伪保长强令王金堂出劳役往酒泉送羊毛。他说，我知道你看不见，但是你不是有儿子吗，让你儿子和你一起去！看不见路的父亲没法赶车，9岁的十斤娃毅然拿起了鞭子。一百多里的石子路，他一直让父亲坐在车上，自己甩动鞭子驾驭着马车，把羊毛顺利送到酒泉的羊毛加工厂。

1933年春夏，大地主张武寅雇人进山放牛，王进喜要去，这样可以挣些钱养家，但父母不同意，因为妖魔山虎狼出没，很危险。而且一去可能就是几个月不能回一次家，这么长的时间，大人都难以支撑，何况一个10岁的娃子。为了生活，小进喜不顾父母反对，报名受雇到张武寅家，和另外三个小伙伴一起，赶着上百头牛进了祁连山脉中的妖魔山。他们在山中找到一个能够安身的山洞，在山洞前的一块草地上架起一口锅，开始了放牛生活。四个人中王进喜年龄最小，但他性子倔强，有股不甘人后、不服输的劲头儿，干什么都要抢在前头。虽然每天紧张地盯着牛群，跑前跑后累得气喘吁吁，但大自然新鲜的空气，让王进喜感到自由和惬意。朝夕与牛相伴，小进喜对牛产生了感情。他觉得“牛吃草，马吃料，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少年时形成的“黄牛情结”影响到他的一生。

## 4

1936年，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积极组织抗日统一战线。而独霸甘肃、青海的军阀马鸿逵、马步芳秉承蒋介石旨意，不打鬼子，一心要消灭西进的红军和共产党。他们扯旗抓兵，拉夫修路，更加残酷地欺压和盘剥穷苦的劳动人民。这一年，官府抓夫到饮马场修公路，父亲王金堂去不了，官府就把不到服役年龄的王进喜抓去。民夫修路是三个月一轮换，自带衣物、粮食。王进喜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干了三个月，到期了却没人来换，眼看要入冬了，吃的没有，穿的破衣服挡不住风寒，怎么办？王进喜人小主意正，他和几个好朋友悄悄商量后偷偷逃跑了。一人跑大家跟，民夫们一哄而散。伪保长李国功打听到是王进喜带的头，气得直咬牙，说一定找他算账。

1937年，马家军阻击西进的红军，仗打得异常激烈，兵抓得更凶。这一天，马家军的一个头目带一伙人来赤金抓兵，伪保长李国功首先想到王进喜，便把王进喜抓去关进了区公所，准备第二天送走。马家军抓兵是常事，抓一次兵就是一次灾难。《玉门市志》对抓兵惨状这样描述：“不分昼夜强行抓兵，造成路断人稀，人人自危，百业俱废。”

年幼的王进喜和他的父母当时还不知道抓去当兵打仗打的是谁，但打仗随时会送命他们是知道的。爹妈在家里提心吊胆，关在区公所里的王进喜也万分着急，但他没有惊慌，而是冷静地想：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儿等死。他看见屋里有个铲子，就拿过来偷藏在门后，天黑之后看守们去吃饭的时候，他用铁铲把门墩下的土挖掉，让墩子降低，把门抬下来，跑了出去。他没敢跑回家，直接跑到叔爷王永禄家。已经睡下的王永禄胆战心惊地爬起来把门打开，见是王进喜，赶紧让进屋关上门，并找出两个馍馍塞到王进喜手里说：“这里也不安全，咱们得赶快跑！越远越好！”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急迫的脚步声，是伪保长李国功追来了。王进喜急中生智，爬上房梁躲藏起来。李国功敲开门，四处打量，问王进喜是否来过。王永禄说没

有。李国功一伙人走后，王进喜跳下来跟着叔爷一起逃出门。他们一气跑出二十多里地，来到一个名叫毛布拉的深山沟里。毛布拉有张武寅的羊群，放羊人把王进喜留下，住在草窝棚里，王永禄这才放心返回。王进喜在放羊人的草棚里藏了三天后，辗转找到了在妖魔山打猎的堂兄的岳父王平智，向他打听村里的情况和父母的安危。这位走南闯北的老猎手告诉他：仗还在打，兵还在抓，父母没事，但家里千万别回。

严冬降临，茫茫祁连山大雪盖地，干涸的河川里风沙满天，戈壁滩上芨芨草和骆驼草迎风挺立。少年王进喜在冷寂的大地上奔来走去，心里反复地在想：我往哪里逃？怎样才能活下去？苦难磨炼人的意志，压迫培养叛逆性格。少年王进喜在与恶势力的抗争中慢慢变得机智、勇敢、坚强了。

# 老君庙

## ❧ 1 ❧

玉门市区南端有一座老君庙，始建于清同治二年。老君庙为道教建筑，主祀太上老君。道教徒将黄帝、老子、张道陵称为“始祖”、“道祖”、“教祖”，故老君庙也有“三祖圣地”的美称。据说，清末这里发现金矿和石油，许多人怀揣着发财的梦想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淘金、挖油。由于这里环境气候恶劣，每逢洪水泛滥，鸭儿河常有石油随洪水流下，冲淹下游庄稼，当地人视之为祸害，鸭儿河从此便被人们称为“石油河”。淘金、挖油的人们渴望发财的同时，也祈求自身的平安。于是，一座15平方米的小庙宇在信奉者的盼望中建立起来。有了庙宇，便有了主持的道士，便有了每月一次的庙会。人们来这里拜祭太上老君，祈求保佑平安，早日淘金发财。

此地关于石油的最早记载是在西晋敦煌人张华所著的《博物志》里。该书中说：“寿延县南有石山出泉，县人谓之石漆。”延寿县，即今日的玉门赤金镇，西汉时是玉门县政府所在地，后汉时改为延寿县。因那时人们对石油无所认识，只从表面形象称之为“石漆”。聪明的赤金人很早就和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史书记载，同治元年（1862年），赤金人到鸭儿河一带去采金，同时把地下冒出的石油收集起来，用来点灯照明，燃火烧炕。清朝宣统元年



王进喜的师傅郭孟和（右）与钻井工程专家靳锡庚（左）在交谈



(1909年)，赤金堡居民张际云、杨天和、陈芝和等六人联合集资，在石油河上办起小型矿场，开始用土法开采石油，到1911年秋，开采出大小油泉41个，年产石油50多吨，销到河西、兰州等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到1936年，当局特许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孚石油公司合作专采，取缔了赤金人的这种土法开采，但张际云等人并未停止非法开采，顾维钧的“中国煤油探矿公司”也因没有找到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依据而停止了勘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著名地质学家孙健初、严爽、靳锡庚等人到玉门进行石油勘探。他们于11月来到当时的玉门老君庙地区，确定了一号井位。经过五个月的钻进，在井深达到115.51米时，乌黑的石油冲破地层阻力喷涌而出，从而证实了地下有油田的事实，于是人们便以“老君庙油田”称之，后来更简称为“老君庙”。这第一口井，当时被人们称为“抗日烽火中诞生的金凤凰”，如今称为“老一井”。正是由于“老一井”的成功喷油，拉开了玉门油田全面开发的序幕。老君庙，在我国能源领域一直有“圣地”的美誉，因为这个有着几十年开发历史的老油田，见证了中国石油发展的沧桑巨变。

“老一井”在默默奉献23个年头后，终于在1962年光荣“退役”。该井23年累计生产原油达845.9万吨，天然气17.73万立方米。1980年，玉门石油管理局为纪念玉门油田发现和开发，重建了老君庙，并在老君庙前原玉门油田第一井的钻凿处安装了抽油机，铭刻了“老一井”的碑文。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处供游人观赏的靓丽景观。

在“老一井”正式开钻的前一年，即1937年6月2日，孙健初和美国石油地质专家马文·韦勒博士、弗富德·萨顿工程师一行，就从上海出发来到这里进行前期石油勘察。他们一路跋涉，于10月份来到老君庙，支起帐篷扎下营盘，开始对石油河两岸的地层断裂情况等进行细致的考察。考察中他们发现了干油泉，证明了此处有油田，可以钻探开采，三人异常兴奋。

带着收获的喜悦，他们走到山下，看到河边一个小石头房子前，有四个人分散在河边捞油，其中一个剃着光头的十多岁的孩子，动作显然比三个大人更灵活机敏。孩子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下摆垂到膝盖，因为一天到晚和原油打交道，浑身都是黑色。他大概从来没洗过澡，一身原油只有用砂纸才能收拾干净，也许正是这